

数字阅读如何和传统阅读更好结合

——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

■ 本报记者 周宇晗
实习生 冯骏潇

阅读不仅是一个人获取知识、提升素养的重要阶梯,也是一个民族传承文脉、涵育精神的基本途径。数字化时代,快节奏的生产生活、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重塑着大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一文,指出:“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如何使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更好结合起来?如何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培养全民阅读力?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

阅读是人一生中永不过时的主题

记者:当前,人类已进入数字化时代。当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为人们便捷地提供各类知识信息时,为什么还要强调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长篇阅读的重要性?

葛剑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如果只是为了获取即时性的知识和信息,那么数字化资源、数据库完全可以满足需要,AI提供了更强的检索功能。但人类阅读的目的,从来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信息,并非只是功利性的。

一方面,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比如,欣赏文学艺术、陶冶道德情操、传播价值观念等。对于青少年,阅读可以激发对世界的好奇心;对于老年人,阅读可以充实晚年生活。文史典籍、经典名著本身也是文化的构成部分和物质载体。随着人类社会向更高文明迈进,精神文化需求将日益增长,阅读一定是人一生中永不过时的主题。对这一类阅读,纸本书永远不会过时。

另一方面,阅读是人类训练自己、不断提升综合素养的过程,我称之为“阅读力”的培养。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记忆能力,即构建个人知识结构的能力。从小通过阅读积累基本常识,形成对世界的框架性认知,这是不依赖临时检索就能唤醒的底层储备。二是匹配身份的知识库,也就是根据自身身份角色建立相应层级的知识体系。它决定着一个人如何理解社会运行逻辑、识别事件本质。在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如果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制胜未来。三是逻辑思维能力和人真正的本领在于抽象思维。图像、短视频无法替代深度阅读对思辨力的锤炼;AI的“思考”本质上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机械推演,很难达到真正的智能。人类唯

有沉入文本、反复推敲、独立思考,才能训练出归纳、推理、批判与系统建构的能力。以上三者,共同构成判断力与实践力的基础,不同人生阶段、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群,对这三方面的要求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数字阅读须与传统阅读互为增益

记者:今年2月起正式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提出,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在您看来,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在内容和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葛剑雄: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极大地改变了阅读形态。其一,信息的收集和检索变得非常高效。过去了解新闻,主要是看书、看报纸;现在想知道国内外时事热点,上网一搜就有了。以前做研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阅资料,如今数字化资源加上AI的整合功能已经非常强大。其二,数字阅读突破了时空的界限。相比传统阅读要携带纸本书,要有适宜的阅读环境,数字阅读实现了“一屏万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打开手机或各种终端就能阅读。其三,数字化降低了阅读门槛。现在,不仅文字阅读,图像、音频、视频等也受到欢迎。我最近出版的《何以世界》这本书,一开始是与喜马拉雅合作开设了一个音频节目,通过市场调查,发现10分钟左右的时长最适合在通勤的时间收听。就这样录了50条,最后整理成文字稿,结集出版。

与此同时,传统阅读仍然具有独特价值。纸书的触感和阅读体验能带来一种“仪式感”。每一次深度阅读、长篇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度思考的过程。很多一手资料、经典文献,只有从头到尾读,原原本本读、联系背景读,才能知晓原意,才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所以,我始终认为,要把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数字阅读负责“广度”和“效率”,传统阅读负责“深度”和“沉浸”,两者扬其所长、互为增益。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群可以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自由切换。现在很多人批评数字化造成的碎片化阅读,我对此不全然赞同。知识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对自己专业进行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利用点滴时间进行碎片化阅读,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不能只是碎片化阅读,特别是对自己的专业和关注的重点。此外,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还要增强辨别能力,分清哪些是真实有效的内容,哪些是有害信息、垃圾信息。现在网上很多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就是有误的、片面的。因此我本人近年来一直在尝试,一方面继续通过出版学术专著,系统化、体系化地展现我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B站、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开设科普栏目,希望能用真实准确的

内容、鲜活的故事,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澄清谬误,还原真实的历史。

打造“纸屏融合”阅读新生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阅读具有方便、即时等特点,是现代阅读的重要方式,大家要合理利用。”当前,数字阅读已成为全民阅读最具活力、效率与发展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应如何打造功能互补、体验融合、扬长避短的“纸屏融合”阅读新生态?

葛剑雄:阅读方式的变化,是数字化时代无法阻挡的潮流。《202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6.89亿,比上年增长2.95%,在网民中渗透率达到61.24%。同时,我们也不免担忧碎片化浅阅读、各类弹窗广告、算法推荐对阅读专注力的消解,对批判性思维和系统性认知的弱化。所以,我们要下功夫打造“纸屏融合”的阅读新生态,形成更多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良性结合的方式方法,同步优化阅读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比如“首读+重读”,读者先通过电台、短视频和在线听书平台、社交媒体首次接触内容,如果引起了兴趣或共鸣,再购买纸质书进一步阅读。再如“短阅读+长阅读”,通过短视频导览、书评、图文种草等先了解书籍梗概和精彩内容,再以纸本书为载体展开沉浸式的深度阅读。不只是“屏”到“纸”,还有“纸”到“屏”。我看到许多报纸、杂志都在文本中附上了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跳转到线上平台,观看相关音视频;读者还可以通过客户端和官方账号,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与作者或其他读者进行互动交流,从而产生新的理解和感悟。

当然,推进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结合不能光靠个体自觉,还需要打造适宜的环境。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们11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将全民阅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立法。目的不是为了强制个人阅读,而是给政府、给相关服务者提要求,希望能有更多措施保障每一个公民自由阅读、享受阅读的权利。令人振奋的是,这次《条例》不仅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还看到了大众阅读趋势的变化,对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都作出了部署和要求,这为优化提升阅读服务提供了保障和遵循。在实践中,我认为可以从多个维度入手。

其一,鼓励出版机构采取“一书双制”的内容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在策划一本书时,同步规划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制作。从选题阶段开始,就根据内容特点、读者使用场景和传播规律,分别设计纸质版的“深阅读”内容,以及电子版的互动性、可检索性和可拓展功能,比如加入音视频、思维导图、AI辅助工具等。

其二,加快公共图书馆、社区书屋、

企业和校园阅读角等阅读设施的智能改造,鼓励新技术、新载体、新设施等开发与利用。在阅读空间中既摆放精选的纸质书籍,也配备智能借阅设备、电子阅读器、数字资源检索系统,让读者有更多选择。

其三,在教育场景中加强纸本教材和配套数字资源的深度融合。在中小学课程中设置“对比阅读实验课”,帮助中小学生学习不同阅读方式、阅读载体的特点,从小培养长篇阅读、经典阅读的专注力。在高校教育中,注重把握好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的平衡,尤其要注意锻炼学生培养自主阅读、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学生学习的阶段主要是开发训练自己的智能,这个过程是不能用AI代替的。

其四,推动阅读资源的开放共享。数字技术为阅读资源普惠共享提供了有效渠道。比如,传世的古籍,特别是其中的珍本、善本、稿本以保护收藏为主,不能随意触摸翻阅,更无法开放借阅。现在有了基本古籍数据库,每一页的图像和全部文字都能查。可以引导国家到地方各级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等建立数字阅读平台,按照需要,有序开放,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共享资源。用好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学习强国”等官方数字阅读和学习平台,集约电子书、纪录片、慕课等,打造优质、丰富、有层次的阅读资源库。

自古以来,浙江就有“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我出生在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2岁才离开家乡,从小长辈就教导要好好读书,珍惜字纸,使我终身受益。浙江是数字经济强省,在打造高水平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可以在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深度融合上开拓更多新业态、新场景,让“书香”滋养浙江人民的精神家园。



专家简介:葛剑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著有《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发展史》《何以中国》《黄河与中华文明》《四海之内》等相关论文百余篇。

潮声·青年说

此刻,地球的另一端,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四年一度,全世界共享着体育带来的同一种心跳。但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中国的球队,什么时候能再次站上那片绿茵场?

就在十几天前,有一群孩子,试图用一次夺冠,回答这个问题。这次夺冠,“中国足球小将”在网络上赢得了叫好声一片,也让这个民间青训项目的负责人董路又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并且这一次,在国足无缘世界杯的背景下,“风浪”更大了。

反对者认为,这次夺冠“含金量”不够,董路没有教练证,没有固定场地,靠着“掐尖”和几个月一次的飞行集训,带着孩子们满世界打比赛,不重基础只重输赢,是拔苗助长的“野狐禅”、是“马戏团式运作”,直播卖门票赚钱是在“消费孩子”,他踢的是“流量足球”。那些赢,不过是利用社交媒体构建的情绪叙事。

支持者觉得,“中国足球小将”实实在在地为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毕竟,中国足球太需要赢的消息了。更难得的是,这支队伍创立9年来踢了上千场比赛,号称免费培养、以赛代练,确实输出了像万项、李昊炎这样被国外俱乐部签约的优秀选手。不久前,杀入U17亚洲杯决赛的那支国少队,不少孩子也出自这个体系。那些赢,把赢的基因,从小刻进了中国孩子们的骨子里。

虽然两种声音交锋激烈,但是采访越是深入,我越是发现,很难被哪一方的声音完全说服。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中国的足球青训已经不再是单一模式,政府主导的“五级青训中心”、俱乐部模式、体教融合的校园足球、“中国足球小将”等民间探索,形成了多头并进、相互融合的趋势。2025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的高质量足球人才体系、训练体系、竞赛体系、治理体系。

每一个模式、每一条路,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们本应该像一条条经纬线,越织越密,把足球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工作“兜”得更牢固,让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活力更强,而不应该相互缠绕,把路径之争、发展之争,变成立场之争、意气之争。

每逢世界杯,一边是场上的大狂欢,一边是场外的意难平,这样的失落何时能终结?我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但当我看到校园里越来越多的绿茵场,看到那些训练场上执着、专注、不屈的眼神,看到破局者不断出现,看到各种力量的争锋与合流,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一天也许不会远了。

但足球魅力恰恰在于,它是一项充满不确定的艺术。我们能做的是用时间换球速、用耐心换精度,用各自的“英雄主义”反复瞄准球门,终有一天,那个神之脚会出现,庆祝的狂喜会降临。

设计赋美,引领乡村全面升级

■ 谢晓英

《关于2026年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作方案》提出,深化“文艺赋美乡村”行动,加强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大力推进人文乡村建设。设计融通艺术与民生、贯通传统文脉与现代风尚,是重塑乡村发展逻辑的重要抓手。设计赋美,不止于外在风貌的美化装点,更在于空间格局的系统重构、本土文脉的活态传承、产业业态的迭代升级、治理模式的提质完善。

空间塑形,以“设计+”构建物理根基

乡村空间是村居生活的载体、田园风貌的底色,也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最直观的外在呈现。乡村空间规划必须立足山水肌理、尊重农耕文明、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实现功能布局科学、公共配套完善、体验场景共建的目标。同时,依托“设计师驻村、村民议事会决策、乡贤人士参与、艺术家共创”的协同模式,就地取材、修旧如旧,有效打造适配生活需求、承载发展愿景的物理根基。

在空间设计实践中,浙江坚持全域统筹与精细提升并重。杭州径山村分类布局、留白发展,科学划定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建设开发三大空间,明确居住、产业、文化、休闲等功能分区,避免无序扩张与碎片化建设,实现村落布局有序拓展、特色辨识度显著提升;湄潭村引入专业设计团队驻村规划,完整保留古街、水系、老宅格局,整治立面、修缮古建、打造滨水绿道与乡村庭院,摒弃千村一面的同质化改造,实现古韵新生与宜居宜业有机统一。丽水松阳县以“微改造、精提升”守护100余座古村落原真肌理,通过夯土空室、旧村复育还原乡土本味,南岱村、横坑村依托艺术植入让沉寂古村焕发新生。

文化转译,以“设计+”锚定精神内核

乡土文化是乡村的根与魂,是维系乡民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精神纽带。在地文脉的传承活化,离不开创意设计的提炼与转译。通过视觉重构,将文化符号有机融入村庄标识、导视系统、墙绘艺术、庭院建筑、公共空间布局之中,依托设计构建文化展示、体验传播场景,打造民俗体验馆、非遗工坊、乡土文化长廊,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乡土魅力,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传承乡风文脉,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村民生活理念、审美认知与文化自觉,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精神建设的根基。

浙江文化底蕴深厚,依托设计萃取文化符号、重构表达场景,将乡土文化从静态资源转化为动态IP,以期实现从“文化下乡”到“文化在乡”的转变。绍兴岭南乡、虞南山区下古镇等村庄依托高校力量,将民居地貌、民俗风情、农耕文

明等在地元素转化为视觉符号与文创产品,让文化特征被看见、被记住、被带走,把老旧农房改造为乡土文化展厅、文创产品馆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共生。衢州余东村将农民画元素融入墙体彩绘、文创产品设计,形成“白天扛锄头、晚上提画笔”的文化风尚,清新雅致的徽派建筑与艳丽明快的农民画墙绘相映成趣。

产业升级,以“设计+”激活增值引擎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传统乡村产业多停留在初级农产品售卖、资源粗放开发的层面,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品牌辨识度弱。依托设计思维构建全链条价值提升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从资源输出向价值创造转型、从低端同质向特色品牌升级的核心路径。

当下,浙江的乡村已告别单一种养的传统模式,农文旅融合、乡村文创、民宿康养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而科学的设计正是激活经济新增长板的关键。一方面,以场景设计延伸产业链条,依托山水资源、古村风貌、田园风光,精心设计研学路线、民宿业态、田园露营、乡村市集等沉浸式消费场景。湖州德清莫干山将民宿设计与乡村风貌深度融合,打造全国知名乡村度假品牌;安吉以“大余村”组团规划,串联生态资源打造研学、露营、数字游民等多元场景。另一方面,以品牌设计推动产品增值,围绕本地粮油、果蔬、茶饮、土特产等农产品,开展包装设计、品牌标志打造、故事IP塑造,挖掘产品地域特质与人文内涵。丽水七里山优化山货包装后,产品售价提升30%;台州仙居杨梅通过包装优化和品牌故事挖掘,实现从“论斤卖”向“论盒卖”的转变,有效提升农产品的溢价空间与市场竞争力。

机制保障,以“设计+”筑牢长效发展。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文艺赋美乡村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需完善的机制保障,着力构建政府引导、高校支撑、市场参与、村民主体的协同机制,推动创意设计资源持续下沉、深度扎根,构建“内部激活、多方联动”的发展格局。

浙江以“文艺赋美”工程为牵引强化顶层设计与实施,为设计师、艺术院校团队、文创企业扎根乡村开展长期服务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形成“艺术家驻村”“文艺村长”“高校结对”等可复制推广的成熟模式,为设计赋能乡村储备了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与本土活力。下一步,要更好搭建设计服务平台,定向培育懂乡土、懂设计、懂乡村治理的复合型人才,面向农民、返乡青年、基层干部开展专题培训,鼓励设计师、文化特派员以技术入股、设计分红等方式深度参与乡村设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多元考核评价体系,让专业力量的“输血”与本土人才的“造血”同频共振。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通往世界杯之路



扫一扫
看视频

“唤醒”民乐基因 激活古韵文化

■ 段玉香

民间音乐不仅承载着各地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方言韵律,更以鲜活的表现形态、深厚的民俗根基和代际相传的口传心授方式,形成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近年来,依托浙江音乐学院等高校及各地非遗保护中心,浙江编织起从课堂到田野、从田野到舞台的立体化传承网络,使这些根植于泥土的声乐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温度的文化生机,构建了一套传统民间音乐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的“浙江范式”。

挖掘文化资源

为了深入挖掘浙江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宝藏,浙江音乐学院等院校组织师生到省内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系统收集了民间音乐的原始艺术资料内容,构建起数字化的音乐资源平台,研发团队依据民族声乐理论对采集素材进行专业梳理分析,总结出浙江民间音乐的声腔特点、旋律规律以及艺术表现技巧要点,开发带有本地音乐特色的文化读本和曲谱汇编,将沉睡于民间的传统技艺转化为可学习、可推广的活态文化内容,实现从“资源沉睡”到“传承唤醒”的关键转变。

建立情感连接

民间音乐的激活与传承,尤其依赖传承主体在长期田野实践中与乡土社会建立起真实、深厚且可持续的情感联

结。这种联结不是浮于表面的采风打卡,而是通过共同劳作、节庆参与、师徒跟学、口传心授等方式,让传承者真正“沉下去”“融进去”“长出来”,从而理解一首山歌背后的生活艰辛与精神慰藉,体悟一种方言吟唱里沉淀的历史记忆与身份密码。这种以亲身经历为媒介、以情感共鸣为纽带、以日常实践为场域的传承路径,为民间音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兼具人文厚度与实践韧性的方案。

创新教学体系

浙江高校不仅将学术探索与教学实践深度下沉至乡土一线,更以制度化、项目化方式推动民间音乐要素有机融入课程体系、研究体系和表演体系。比如,浙江音乐学院不仅增设了越剧唱段、吴歌小调及浙江诗词歌曲等课程,还建立了戏剧学研究所、越剧学研究中心、戏曲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开展“中国传统曲艺宣卷与宝卷学研究”“西洋美声本土化研究”等学术探索,形成教学反哺科研、科研赋能教学的良性循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创作的原创音乐剧《即刻启程》,遵循课堂学研巩固理论基础、实地采风领悟文化精髓、舞台演出提升专业技能的路径,引导学生在真实表演场景中提升艺术表达力与文化理解度。

加强制度协同

让民乐既“出圈”又“出彩”,不能仅依赖学校单方面发力,更需政府牵头,构建起跨部门、跨地域的协同机制。比

如,为了把越窑青瓷瓯乐这张“名片”越擦越亮,慈溪市推动完善人才引进培育、绩效考核、薪酬体系等制度建设。组建专家智库,邀请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的专家成立瓯乐团专家艺术委员会,并通过“甬江人才”工程引进国际跨界音乐家团队,共同打造瓯乐“世界之声”创新项目。此外,还与国家级、省级知名专家和团队合作,共同提升创、编、导、演实用性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实施青瓷瓯乐“雏鹰计划”,建立少儿艺术团等传承平台。

打造文化IP

对民间音乐资源的系统性挖掘、整理与活化利用,成为构筑具有辨识度与生命力文化IP的核心引擎。以浙江省首部原创民族歌剧《呦呦鹿鸣》为例,该剧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求学科研之路为叙事主线,从民间音乐中找源泉,借鉴宁波的马灯调 and 浙江其他民歌音调,通过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帮衬咏叹调,用梆子的紧急节奏衬托戏剧情节,增强音乐的戏剧动力,使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在民族化音乐语言中实现诗意共振。该剧不仅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更通过全国巡演与线上传播形成现象级文化影响。

开展文化展演

浙江近年来持续深化“文化惠民”工程,创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展演活动,尤其注重挖掘和活化民间音乐资源,通过声乐演出、山歌快闪、古村音乐

会等多元载体,将散落于各地的民间曲种系统性搬上舞台。比如,首届“乡村茶歌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征集到浙江、广东、山东、云南等15个省份的58支茶歌作品。这些作品既有原创茶歌,也有茶歌新唱,形式新颖,曲风多样。社会各界人士也在参与音乐文化传承时,系统学习了演唱技巧,了解了地域音乐传统,增强了对本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接下来,要进一步完善民间音乐传承的生态闭环,构建“采集—研究—教学—创作—传播—产业”于一体的传承创新模式。在采集端,依托数字化技术升级田野调查手段,引入AI语音识别与声纹建模系统,对濒危方言唱腔进行高保真存档与动态谱系分析;在研究端,推动跨学科协同攻关,联合各领域学者开展首部原创民族歌剧《呦呦鹿鸣》“浙东沿海渔歌生态图谱”等重大课题;在教学端,探索“双师制”培养模式,邀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驻校授课,同步开发VR沉浸式民歌学习系统,让学生在虚拟古村场景中体验传统民间音乐的魅力;在创作端,鼓励青年作曲家以传统音调为基础进行当代转化;在传播端,打造“浙里有声”全媒体矩阵,通过短视频平台发起#我的家乡调#挑战赛,联动B站、小红书孵化民歌青年KOL,使经典旋律在Z世代中形成破圈传播;在产业端,推动民间音乐IP与文旅深度融合,开发“跟着民歌去旅行”主题线路,真正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力的高效转化。

(作者为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